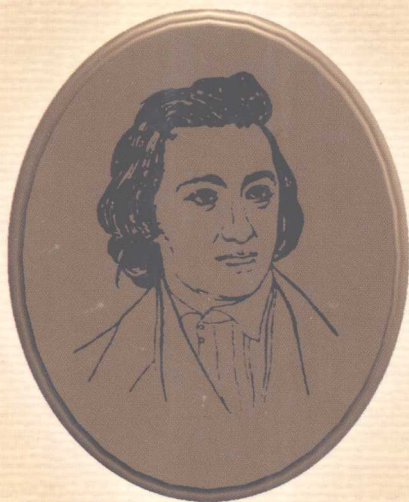




海涅文集

杨武能 主编

第三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海 涯 文 集

（1949—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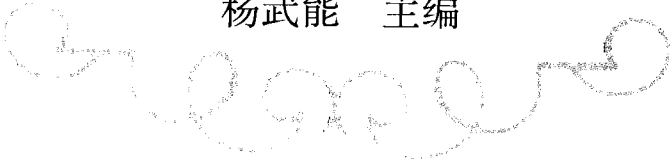
第三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涅文集

杨武能 主编



第三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卷首语

本卷收录游记五种。它和后面的两卷都向我们显示，海涅不但是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学识渊博、眼光敏锐和才华横溢的散文大师和批评家。

游记这种体裁，在德国文学中原本有着得天独厚的滋生、发展环境和土壤。德国人自古爱好旅游，特别是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交通稍许便利一些以后，上层人士便为了调剂生活、娱乐消遣而外出旅游，文人墨客则为了扩大眼界、增长学识，年轻的手工业者更按照行会规定四处寻师访友，提高技艺，以便将来自己也能自立门户当师傅。除有身份的人出游多乘马车外，一般旅行者更喜欢既可亲近自然、又有健身作用的徒步漫游，以致在德语里为此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wandern。德国近代文学中作家、艺术家或者手工业伙计出外漫游的作品相当不少，歌德更是特别喜欢漫游，不只写了《漫游者的夜歌》等世界闻名的诗歌和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自己年轻的时候还被朋友们赠送了一个“漫游者”的雅号。

海涅继承了这个传统，在身体还健康的 19 世纪 20 年代多次外出旅游，因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记游之作。只是它们的内

容和形式，都突破了纯粹记叙旅途风光见闻的窠臼，常常是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在有声有色地描绘自然风光，惟妙惟肖地摹写人生世象的同时，还指点江山，对时事、世态作深入浅出而又挥洒自如的分析、评说，并适时地穿插进一段段精彩的诗歌或者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故事，让人读起来兴味盎然，获益良多。海涅对游记这种体裁不只是驾驭娴熟而已，而且还推陈出新，卓有建树。

1824年秋天，海涅大学毕业前所作的哈尔茨山之游，就是一次长距离的徒步漫游。正如他在《哈尔茨山游记》的序诗里所宣示的，他“要登上高山去”，为的是敞开胸怀“让自由的微风吹拂”，为的是亲近大自然和朴素的山民，而离开“光滑的客厅，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妇女”！一句话，为的是离开庸俗的市民社会。上山后，他不只于兴致勃勃地游山观景，亲近自然，踏勘古代遗址，还深入矿井和铸币厂参观，还在山民家中落脚，一路上的经历观感真是丰富异常，因此也就不断即兴地吟诵诗歌，赞颂美丽的大自然，赞颂纯朴的山民和天真的牧童；反之，对都市的浮华、虚伪却无情地嘲笑和讽刺。也就难怪，海涅这第一部记游之作会十分成功。

继《哈尔茨山游记》之后海涅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成了本卷收的其他游记，而且都保持了独特风格。《诺德尼岛》是他两次到北海之滨小住的记录，再后面的三篇则是数度意大利之行的收获。它们同样情景交融，夹叙夹议，在记叙旅途见闻的同时，也没少探讨文艺和历史问题，并对现实和时事进行评说，诗歌的穿插同样不少，因此也是内容丰富多彩，笔墨挥洒自如。在《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中，诗人还回击了慕尼黑那些拿他的犹太人出身大做文章的教会势力；在《卢卡浴

场》中，则对贵族诗人普拉滕的诽谤作了反驳。

还需要一提的是：一，去南方的文明古国意大利旅行，历来对于欧洲的文化人特别是作家、艺术家来说就不仅仅是观光游览，而且是一种人皆向往的寻根之旅，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此海涅一路上谈到的文化和历史问题也特别多，引述的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也特别多，对于我们来说知识性便格外地丰富。二，本卷末尾附在《卢卡城》之后的那段“结束语”，特别值得认真一读，因为诗人海涅通过讲一个历史故事把自己比做故事中的小丑，来表示他对危难中的德意志祖国和人民——他那被囚禁的国王陛下的无比忠诚，以此来反驳敌人以叛国的罪名来对长期流亡异国的他进行的诽谤攻击。这是一段充满了深情的奇文，读起来实在令人感动。

目 录

哈尔茨山游记 冯至 译 /1

诺德尼岛 李清华 译 /84

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 李清华 译 /124

卢卡浴场 韩世钟 译 /210

卢卡城 韩世钟 译 /314

结束语 /380

哈尔茨山游记 (1824)

冯 至 译

黑色的上衣，丝制的长袜，
净白的、体面的袖口，
柔和的谈话和拥抱——
啊，但愿他们有颗心！

心在怀里，还有爱情，
温暖的爱情在心里——
啊，他们的滥调害死我，
唱些装腔作势的相思。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里有朴素的人家。
在那里，胸怀自由地敞开，
还有自由的微风吹拂。

我要登上高山去，
那里高高的枞树阴森，
溪水作响，百鸟欢歌，

还飘荡着高傲的浮云。

分手吧，你们光滑的客厅，
油滑的先生！油滑的妇女！
我要登上高山去，
笑着向你们俯视。

这个由于香肠和大学而闻名的哥廷根城隶属于汉诺威国王，它有九百九十九个炉灶、各种各样的礼拜堂、一所助产院、一座天文台，一个大学生拘禁室、一座图书馆、一个市政厅的地窖酒店，那里的啤酒很好。旁边流过的小河叫作莱纳，夏天供人洗澡；水很冷，有几处是这样宽，当吕德尔^①跳过时，他必须真正做一个大的跳势。城本身是美丽的，若是人们离开它，它就满人意了。它必定已经成立很久；因为我回想五年前我在那里的大学注册不久就被处罚停学时^②，它已经具有同样灰色的、早熟的外表，而且已经万事齐备：更夫、“鬃毛狗”^③、博士论文、跳舞茶会、浆洗婆、各科纲要、烤鸽子、格尔飞勋章^④、博士马车^⑤、烟斗、枢机顾问、法律顾问、学生惩罚顾问、教授和其他的蠢物。有些人甚至以为，这座城是

① 吕德尔是当时哥廷根大学中一个以擅长运动而驰名的大学生。

② 海涅在1821年1月因触犯大学法规被处罚停学半年。

③ “鬃毛狗”指大学司事，因为这两个名词在德语中读音相近，故当时大学生戏称大学司事为鬃毛狗。

④ 汉诺威国王从1815年到1866年颁发的一种勋章。

⑤ 当时的风俗，大学生考博士通过后，就乘马车周游全市，接受大家的祝贺。

在民族大迁徙时代建筑起来的，每个日耳曼民族的支派当时在这城里都遗留下一份他们同族的放荡不羁的模型，从中分殖出汪达尔人、弗里斯人、施瓦本人、条顿人、萨克逊人、图林根人等等^①，如今他们还是在哥廷根成群搭伙，由于便帽和烟管穗子上各种不同的颜色彼此区分，走过魏恩德大街，在草场磨房、决斗酒店和包登村流血的战场上格斗不休^②，风俗习惯还总是如同在民族大迁徙时代，一部分被称作学生会主席的 *Duces*（领袖们），一部分被他们古老的法规管辖着，这就是学生社团规则，并且在 *Leges barbarorum*（野蛮人法律）里获有一个地位。

哥廷根的居住者一般分为大学生、教授、市侩和家畜，这四个阶层并不能严格区分。家畜的数量是最大的。若是列举一切大学生和一切正教授的姓名，就太冗繁了；这瞬间也不是所有大学生的名字都在我的记忆里，而且教授中有些人还没有知名。哥廷根市侩的数目很大，像是沙粒，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像是海边的污泥；真的，每当我看见他们在早晨面貌污秽，拿着白色的账单，鹄立在大学法庭的大门前，我就几乎不能理解，怎么上帝只会创造出这么多的下贱的人。

在卡·弗·哈·马尔克斯的《哥廷根风土记》里能够很方便地读到关于哥廷根较为详明的叙述。我对这位作者虽然怀有最崇高的敬意，他是我的医生，给过我许多好处，可是我不能无

① 反动的大学生社团常以古日耳曼民族支派的名称命名，海涅讽刺反动大学生的野蛮无知，正如古代的那些民族支派。

② 在这三个地方大学生们常常练习比剑和决斗，所以海涅称为“流血的战场”。

条件地推荐他的著作，我还须责备他，他对于哥廷根女子都有太大的脚的谬见驳斥得不够严峻^①。是的，我从一年以来就认真研究去驳斥这种谬见，因此我听了比较解剖学，到图书馆里选抄最珍奇的著作，在魏恩德大街上常常用几个钟头去研究过路女子的脚，我在旁征博引的论文里总括这些研究的成果，我述说：一，脚的概况；二，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脚；三，象的脚；四，哥廷根女子的脚；五，我把在乌利许花园里^② 关于这些脚发表的意见都收集在一起；六，我又观察这些脚和其他部分的关连，趁这机会也扩充到小腿肚、膝盖……最后，七，只要我能够得到这样大的纸，我还要添印上一些哥廷根妇女脚型的铜版画^③。

我离开哥廷根时还很早，学者某君^④ 还睡在床上，和平常一样做他的美梦；他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散步，花畦里生长的尽些些雪白的、写遍引用文句的小纸条，在日光中闪烁可爱，他到处摘下来许多，又辛辛苦苦地移植在一座新的花畦里，这时夜莺用它们最甜美的歌声使他古老的心感到欢喜。

在魏恩德城门前我遇见两个本地的小学生，一个对另一个

① 马尔克斯医生在 1824 年著有《就医学的、自然的和历史的观点描述哥廷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许多吹毛求疵者要说我们的美女没有生成秀媚的脚，实在不对。”

② 大学生聚会游玩的地方。

③ 海涅在这里讽刺一般公式化的学术论文。

④ 学者某君，在《哈尔茨山游记》法文版写明是爱西霍恩，他是东方学者兼史学家。但是海涅在他自存的德文版《哈尔茨山游记》中曾用铅笔注明是布鲁门布赫，这人是哥廷根大学中的自然科学家，负有盛名，曾制有无数系统化的纸条帮助记忆。海涅在这里讽刺哥廷根学者们“旁征博引”的偏向。

说：“我再也不愿同特渥多尔玩了，他是个小无赖，因为他昨天竟不知道 mensa（桌子）的第二格怎样变。”这句话听来是这样不关重要，可是我必须重述一遍，甚至我想叫人立即把它写在这个城门上当作城的铭语，因为老人怎样呼哨，幼童就怎样嘶叫，那句话完全表示出博学的格尔吉亚·奥古斯塔狭窄而枯燥的旁征博引的骄傲^①。

大道上吹拂着清爽的晨风，鸟儿十分欢乐地歌唱，我的心情也渐渐又清爽而欢乐了。一种这样的清凉作用是必要的。最近，我没有走出《罗马法典》的篷圈，罗马法案的决议人在我的精神上像是蒙了一层灰色的蛛网，我的心仿佛夹在自私自利的法律体系铁一般的条文中间，“特利波尼安、犹斯蒂尼安、黑尔摩哥尼安、查约翰”^②还不断在我耳边作响，就是坐在一棵树下的一对温存的爱人，我甚至以为是一部印有握手标记的《罗马法典》^③。大道上开始热闹起来了。卖牛奶的女孩走过去；赶驴的赶着他们灰色的驴儿。走过魏恩德，我遇见色飞尔和多理斯。这并不是哥斯拉尔牧歌中歌咏的情侣，却是身居要职的大学司事^④，他们必须警醒注意：不要有学生在包登村决斗，不要有在哥廷根边境必须还要受几十年的检疫拘留的新思

① 格尔吉亚·奥古斯塔是哥廷根大学的校名。

② 犹斯蒂尼安（483—565），东罗马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内曾编纂《罗马法典》。特利波尼安（死于545年）是这部法典的编纂人。黑尔摩哥尼安是4世纪的罗马法学家。查约翰即查东西的意思。

③ 19世纪初斯最流行的一种法典版本，封面上印有握手的标记。

④ 哥斯拉尔（1730—1787）瑞士牧歌诗人，歌咏牧羊人的恋爱故事。多理斯是牧歌中一般牧羊女的名字。德语中牧羊人读作“色飞尔”，“色飞尔”同时也是哥廷根一个大学司事的名字。另一个大学司事名多勒斯，与多理斯声音相近。

想被一个“投机”的讲师给偷偷地贩进来。色飞尔以同行的身份向我打招呼；因为他同样是作家，并且在他半年一次的作品里常常提到我^①；此外他也常常召我谈话，若是他见我不在家，就总是那样和善地用粉笔把召唤的命令写在我的屋门上。随时也有马车走过，装满大学生，他们去作假期旅行，或是永久离开这里。在这样一座大学城里有一个永续不变的来去，每三年人们便在那里见到一代新的大学生，这是一个永久的、人的潮流，后一学期的波浪赶着前边的一个，只有那些老教授们站立在这普遍的潮流中，巍然不动，有如埃及金字塔——只是在这些大学的金字塔里并没有智慧隐藏着。

在劳森瓦色尔附近，我看见两个充满希望的青年从桃金娘树荫中骑马走出。一个到处卖笑为生的妇女陪伴着他们走上大道，她用熟练的手法拍弄马的瘦腿，当其中一个青年从后边在她宽阔的后身上用马鞭递送一些殷勤时，她高声大笑，随即往包登村走去。这两个青年却奔向虐尔登，一路兴奋狂呼，并且十分甜美地唱着罗西尼的歌曲^②：“喝啤酒吧，亲爱的，亲爱的丽色！”我很久还听得到这个歌声在远处唱着；可是这两个美好的歌者很快地完全从我的眼前消逝了，因为他们用他们好像根本具有一种德国人迟钝性格的马用靴钉刺激，用鞭子向前抽打，毫不容情。虐待马，没有地方比哥廷根更为凶狠了，每逢我看见一匹这样遍体流汗的、瘸腿的老马为了一些活命的粮

① 色飞尔每半年编纂一册教员学生人名录，所以海涅说他也是“作家”，是“同行”。

②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但是这个歌曲是一首德国大学生唱的歌子，并不是罗西尼写的。

草被我们滚滚流水的骑士们^①虐待着，或是必须向前拉曳一车坐得满满的大学生，我就想到：“啊！你可怜的畜生！你的祖先一定在乐园里吃了上帝禁止的燕麦了！”

在虐尔登旅舍里，我又遇见了这两个青年。一个正在吃一份凉拌青鱼，另一个同着一个黄脸皮的女仆谈天，她叫作“Fusia Ganina”^②，也叫作讨债的鸟儿。他向她说一些下流话，最后他们打起架来。为了减轻我的背囊，我取出几条包好了的、在我个人的历史上颇有意义的蓝裤子，赠给一个人们称为金蜂鸟的小伙计。年老的女店主布塞尼亚在这时给我送来一份黄油面包，还抱怨我现在不常来看她；因为她很爱我。

走过虐尔登，太阳高高地在天空闪照。它正直地对待我，温暖我的头，使一切不成熟的思想都在里边成熟。诺尔德海木可爱的旅舍的太阳^③也不可轻视；我走进这里，午饭已经做好。所有的饭菜都烹调适口，比起那些在哥廷根摆在面前的、乏味的大学饭菜，少油无盐的、牛皮一般的干鱼和它的老白菜，要适合我的口味。我使我的胃得到了一些满足以后，在饭厅里看见一个先生和两个女人，他们正在准备起程。这先生穿得浑身是绿，甚至戴着一副绿眼镜，眼镜把一片光投在他赤红的铜鼻子上，像是绿铜锈，他的外表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晚年的外表，根据传说，当时他像是林中的一头野兽，只吃生莴苣

① 劳森瓦色尔是一个地名，又含有滚滚流水的意义。原文为“劳森瓦色尔的骑士们”，现译为“滚滚流水的骑士们”。

② Fusia Ganina 是罗马关于遗嘱的一种法律，这女仆为什么获得了这个绰号，不详。

③ 这旅馆的招牌是太阳。

菜^①。这个绿人希望我给他介绍一家哥廷根的旅馆，我劝他，向头等最好的大学生那里去打听布吕巴赫旅馆。一个女人是他的妻子，肥胖高大，有一张红色的四方脸，双颊上有酒涡，像是爱神的痰盂，多肉下垂的下颏像是面部丑恶的延长，高高堆积的胸膛上披围着尖挺的花边和镶着无数锯齿的硬领，恰似周围建筑了许多小塔和棱堡，有如一座碉堡，这碉堡和马其顿王费利普说的那些碉堡一样，抵抗不住一头满载黄金的驴子^②。另一个女人是他们的姐姐，和方才所说的那个完全相反。如果那位是法老的肥牛孽生的，这位便是瘦牛孽生的了^③。脸只是一张嘴在两耳之间，胸部是使人失望的荒凉，有如吕内堡荒原^④；精华煮尽的形体好比贫寒的神学生吃的公费伙食。两个女人同时问我，布吕巴赫旅馆里是否也住有规规矩矩的人。我用良心回答说有，当这美好的三人团起身时，我还探出窗外打了一次招呼。“太阳”店主狡狴地微笑着，他可能知道，那座大学生拘禁室在哥廷根就叫作布吕巴赫旅馆。

走过诺尔德海木，就是山地了，到处有美丽的丘陵突起。路上遇见的多半是赶布劳史外各年集的小贩，还有一群妇女，每个人都在背上背着一只大的、几乎有一房高的、蒙着白麻布

① 见《旧约·但以理》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王“与野兽同居，吃草如牛”。

② 费利普在公元前 359 年至前 336 年为马其顿王，他利用金钱贿赂掠取敌人的城市。他说过：“一头满载黄金的驴子可以攻克最险要的堡垒。”

③ 见《旧约·创世记》第四十一章。法老梦见了七头肥母牛，随后又来了七头瘦的。这个梦预示七个丰年，七个荒年。

④ 吕内堡荒原。在德国北部。当时没有开发。

的箱笼。里边装着捕来的各式各样的鸣禽，它们不住地鸣啭，同时背着它们的人们也快乐地跳跃喧哗。我觉得十分可笑，这样的鸟儿背着另一些鸟儿到市场去。

在漆黑的夜里我到了渥斯特洛德。我不想吃饭，立刻就倒在床上。我疲乏得像是一条狗，睡着了像是一个神。在梦里我又回到哥廷根，回到那里的图书馆。我站立在法律阅览室的一角，翻阅旧日的论文，潜心诵读，当我停止时，我惊讶地觉察到，已经是夜里了，悬挂着的水晶灯照耀全室。附近礼拜堂的钟正敲着十二点，门慢慢打开，走进来一个骄傲的、硕大的女子，法科的同人和属员们恭恭敬敬地陪伴着她。这高大的女人虽然已经上了年纪，可是面貌上的表情含有一种严峻的美丽，每一顾盼都表露出她是崇高的女泰坦，威严的泰米斯^①，她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把剑和秤握在一起，一只手拿着一卷羊皮纸，两个年轻的法学博士牵着她褪成灰色的衣裳的长裾；在她右边风一般跳来跳去的是汉诺威的吕苦各，瘦削的枢机顾问路司提苦斯^②，他朗读他的新法律草案；在她左边蹒跚地走着她的Cavaliere Sertente（侍从卫士），司法顾问苦耶求斯^③，他又漂亮又高兴，不住地谈讲着法律上的俏皮话，他自说自笑是这样亲切，甚至连这严肃的女神也几次微笑着向他弯下身来，用大卷的羊皮纸敲他的肩膀，和蔼地低声说：“小人儿，放荡的小

① 泰米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正义女神，象征法律。她属于泰坦神族。

② 吕苦各是古代斯巴达的立法者。路司提苦斯指哥廷根法律教授包厄尔，他领导制定《汉诺威刑法》的工作。

③ 苦耶求斯是法国 16 世纪的法律学者，这里指的是法律教授胡郭。

丑，你把树木从上往下剪伐^①！”这时其他的先生们每个人都同样走近，都有所述说，有所嬉笑，不外乎一个新近思考出来的小体系，或是小假定，或是自己小脑袋里产生的类似的畸形儿。从敞开的门又走进许多不熟识的先生，他们都表示是卓越的学会里的伟大人物，他们多半是笨拙而鬼鬼祟祟的角色，以傲慢自足的态度不假思考地定义，辨别区分，在每一段罗马法纲的小节目上争论不已。还不断地走进新的人物，年老的法学者，穿着过时的服装，戴着白色的卷缩的长假发，人人都有一副久已被人忘却的面貌，最奇怪的是人们对这些前世纪的名人并不另眼看待；这些人依照他们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喧哗、呼哨、叫喊，恰如海水激荡，越来越紊乱、越喧闹地围绕这高大的女神，直到她不能忍耐了，忽然用一种最恐怖的剧痛的声音喊道：“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听见尊贵的普罗米修斯的声音，侮辱的力量和无声的暴力把这没有罪的人锁在苦难的岩石上，你们所有的喧哗和争论并不能医治他的伤，打碎他的镣铐！”女神这样呼叫，泪泉从她的眼里涌出，这一伙人全体咆哮像是感受到死的恐怖，屋顶爆裂，书从架上飞舞下来，就是苍老的敏许毫孙^②从他的镜框里走出来命令大家安静，也无济于事，吵闹和叫喊更为粗暴，——我逃脱这暴乱的疯人院的吵闹，走入史学阅览室，走到那慈悲的地方，贝尔魏德勒的阿波罗与梅底色的维纳斯的神圣的造像并列^③，我倒在司美女神

① 胡郭讨论过田地边境上的树木是否可以剪伐的问题。

② 敏许毫孙（1688—1770），汉诺威的部长，哥廷根大学创建人之一。

③ 这都是希腊著名的雕刻。阿波罗是光与音乐的神，维纳斯是美与爱的女神。